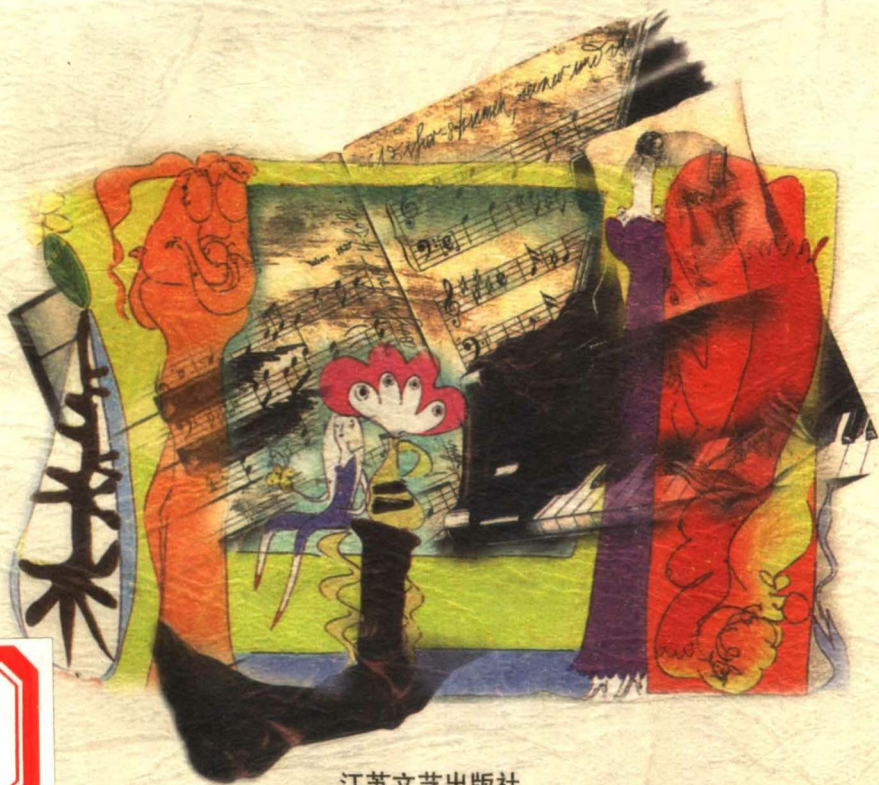


边缘文丛

# 仿生人

刘继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仿

生

刘继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人

# 仿 生 人

---

作 者:刘继明  
责任编辑:孙金荣  
责任校对:林 铂  
责任监制:胡小河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京新印刷厂

---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8.375  
字数:190,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74-3/I·1094  
定 价:12.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引 子

二一××年九月十九日，著名指挥家马雅因车祸在佤城猝然逝世，年仅四十九岁。这位天才指挥家的不幸夭亡，在佤城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佤城的各大传媒争相报道，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马雅的背景资料及其生前友好的悼念文章，不约而同地称马雅为“我们的小泽征尔”，尤其是马雅亲手组建并担任首席指挥执棒达二十余年的佤城爱乐乐团，更是为猝失马雅而痛心疾首，接连数日举行隆重的追悼活动，缅怀马雅创建佤城爱乐乐团的丰功伟绩和他卓越的指挥艺术。“马雅已去，爱乐何为？”这行最初用黑色音符白色丝绸组合而成的挽联后来纷纷被作为新闻报道的标题，异常醒目地出现在佤城各大报纸的版面上，它再一次向世人表明，一代音乐骄子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马雅的葬礼庄重而简朴。马雅是基督徒，他的葬礼是在墓地上举行的。那天，一直秋高气爽的佤城忽然下起了小雨，整个墓地笼罩在一种凄迷的氛围中。参加葬礼的除了应邀的各界人士外，还有不少闻讯后自发赶来的马雅的崇拜者。他们撑着白色或黑色的雨伞拥挤在一起，使一向空旷寂寥的墓地看上去仿佛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蘑菇。

当马雅的棺槨由佒城爱乐乐团八名乐手抬着缓慢地走进墓地时，全场隐约传出一阵低微的啜泣声。走在棺槨前头的是马雅的妻子华艺蔓，她披着一件素色风衣，胸前佩戴着一朵硕大而凄艳的康乃馨花。由于极度悲伤，她的脸色有点木然，步态也失去了往日的韵致，显得很紊乱，如果不是陪同她走在棺槨前头的另外一个人——佒城爱乐乐团副总监罗斯凡有时搀扶她一下，人们真担心她在墓地的泥泞中摔倒……

乐队在罗斯凡的指挥下，开始演奏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音乐和着霏霏的细雨在墓地上空萦绕，更加剧了人们心头像秋天的雨意那样挥之不去的悲戚和沉痛。一个为观众指挥了无数场贝多芬作品的指挥家，终于在他生命的终点放下指挥棒，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了音乐之圣的慷慨抚慰，这使在场的许多热爱马雅的人不禁热泪盈眶。

身着宽大黑色职服的牧师黎智站在墓穴旁，眼睑低垂，一只手按着胸前的银色十字架，为基督徒马雅作最后一次祈祷：

“……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毕生从事艺术，克尽职守，直到他匆匆离开这个世界。他是一个以艺术侍奉上帝的楷模，在生活中也如同在艺术中纯洁无私。这是常人所不易达到的，而他达到了，他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圣徒。所以上帝提前召回了他，并且使他在世间赢得人们的广泛尊重，以作为对他的奖赏。比起我们这些仍然在世上受苦的人，他是有福的……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祝福他的灵魂，在天国里安息。阿门！”

黎智牧师在胸前划着十字，结束了他过于冗长的祈祷。

马雅的棺椁在墓穴里缓缓下沉，随着华艺蔓将胸前佩戴的那朵康乃馨花一瓣一瓣地撒到棺椁上，人们意识到，葬礼快要结束了。

这时雨停了，人们收起雨伞，抬头仰望着渐渐变得开朗起来的天空，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似乎马雅的灵魂这会儿真的像黎智牧师说的那样，正穿过裂开的云隙，向天堂冉冉飞升而去。

乐队开始演奏《安魂曲》。人们一直压抑着的心情也因此缓解下来。

这时，几个记者围住了刚刚指挥完，手里还拿着指挥棒的罗斯凡，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请问，作为同行，您如何评价马雅在指挥艺术上的成就？”

“您觉得把马雅作为中国的小泽征尔是当之无愧的吗？”

“马雅的不幸逝世，将给佤城爱乐乐团的前途带来怎样影响？请谈谈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作为佤城爱乐乐团的副总监和指挥家，您是否可能接替马雅，统帅爱乐乐团？”

“请谈谈您的设想……”

罗斯凡也许由于疲惫，脸色有些阴郁。他不时用手中的指挥棒挡开伸到他鼻子底下的一个个话筒，显得很不耐烦。这使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闪烁其辞，明显带有敷衍的味道。除了诸如“作为马雅先生的下属和同行，我对他的不幸逝世万分沉痛”或者“我们没有理由中止马雅先生

未竟的事业，佤城爱乐乐团必将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等回答外，罗斯凡一律用“无可奉告”一推了之，然后，在手下的几个乐手接应下突出重围，钻进一辆面包车匆匆离开了公墓。

直到这时，记者们才意识到他们疏忽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但当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时，墓地上空空荡荡，只剩下一片乱七八糟的脚印，刚才一直默立在墓碑前的马雅妻子华艺蔓已不知去向了……

## 老 聃

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惊醒了。

电话是蓝胡子打来的。蓝胡子是个书商，绰号蓝胡子，我和他是老朋友，平时总叫他蓝胡子，反而把他的本名忘记了。

老聃，都十点了，还在作什么美梦啊？我一拿起话筒，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蓝胡子笑哈哈的声音。

我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刚刚上午十点整。在我的作息时间表上，十点这个数字的确算不上太晚。多年的职业写作生活已经把我的生物钟彻底打乱了。我早已经不习惯通常人所遵循的那种作息时间，当人们在工作时，我往往在床上蒙头大睡、梦魇连篇；而当人们在休息时，我也许正在伏案写作。我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安之若素，时钟在我这儿也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这种习惯，除非有天大的事，从不在白天打电话，以免搅乱我也许好不容易才逮住的美梦，惹我一顿臭骂。

我拿起电话一听到是蓝胡子，睡意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接到蓝胡子的电话了。以我和蓝胡子多年的合作经验，我当然知道蓝胡子这种时候打电



话来，不会仅仅是与我插科打诨几句。

我一翻身，从床上爬了起来。蓝胡子，你少给我绕弯子。我说，有什么活儿你吩咐得啦。

我琢磨你也快闲得发慌了。蓝胡子在电话那头也收敛了笑意说，好吧，老聃，你快点收拾一下过来，十点半我在老地方等你。说完，不等我回话便将电话挂掉了。

狗日的，又牛皮起来了。我咕噜了一句，扔下电话。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兴奋，我的确有好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啦。根据以往的经验，蓝胡子越是“牛皮”，表明活儿越重要，我所得到的回报也就越丰厚。接下来，我开始手忙脚乱地漱洗穿衣，等到我收拾停当出门时，都十点过一刻了。也就是说，即使我立马“打的”过去，也保不准能准时赶到蓝胡子约定的会面地点。这个蓝胡子，真像个催命鬼，干什么都一样，半点余地也不给人留。我又在心里骂了一句，匆匆钻进了一辆的士。

幸亏没有碰上交通堵塞，我只比约定时间迟到了几分钟。我一走进狮子楼装潢典雅、座无虚席的咖啡厅，就看见了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绅士，坐在靠墙的座席间一边喝咖啡看报一边等候我的蓝胡子。以前，蓝胡子每次有事和我商谈都在这个“老地方”。这大概是蓝胡子与一般书商的不同之处，他似乎总是善于将一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摆弄得有那么一点人情味儿，甚至……艺术味儿。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与蓝胡子合作多年相安无事，且能容忍对方那点专断的小毛病，而从未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的原因。

我在蓝胡子对面坐下，端起一杯咖啡喝了一口。咖啡都有些凉了（这表明蓝胡子已等了一段时间），但味道不错，

由于加了些鸡蛋，有点类似于鸡尾酒。这是地地道道的狮子楼的风格。我的食欲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起床后一直空着的胃忽然感到异常饥饿，我急不可耐地直接用手拿起一块奶油蛋糕就往嘴里送。但蛋糕刚送到嘴边，蓝胡子摆摆手手中的几份报纸，制止了我。

先别忙自己的嘴巴，伙计，我可不是请你来共进早餐的。蓝胡子说，你还是先看看这几份报纸吧。

我见蓝胡子那副郑重其事的神情，便顺手抓过那几张报纸，都是最近两天出的《俱城晚报》等几家大报。我浏览了一遍，见各报几乎都在显著版面刊登了几条标题各异但内容都差不多的有关指挥家马雅的新闻。其中的一条报道是这样写的：

（本报讯）因车祸刚刚去世不久的著名指挥家马雅由于近日几位女士公开声称是其情人，而再度成为新闻人物。据这几位不愿公开真实身份和姓名的女士向报界披露，已故音乐家马雅在生前与她们保持有某种鲜为人知的暧昧关系。按照她们提供的事例，马雅先生似乎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人物。这显然与公众心目中作为德昭艺绝的指挥家和虔诚基督徒的马雅形象大相径庭。本报为此采访了马雅先生的妻子华艺蔓及俱城爱乐乐团副总监、指挥家罗斯凡。他们对此均深表愤慨，认为这是一起“蓄意歪曲和损害马雅名誉的恶劣事件”，也是对俱城爱乐乐团“别有用心的中伤”，无论作为马雅先生的妻子还是爱乐乐团，都是不能容忍的，并表示将作出必要的反应。

据悉，此事件已引起社会各界及热爱马雅艺术的人士广泛关注。本报将对事态的发展作进一步的跟踪报道。

你对此事有何感想？蓝胡子见我浏览完报纸，不给我喘口气的余地，马上像记者采访那样问道。

太意外了。我喃喃道。太可惜了，我半年前还采访过他哩。

这么说，你今天才知道马雅去世的消息？蓝胡子大概见我迷迷糊糊，还没睡醒的样子，吃惊得带了点讥讽地问。

是的，我老老实实在地承认道。我平时从不看报纸和电视，唯一的娱乐就是听音乐，而我收藏的CD盘除了一些古典作品外，当代就数马雅的盘子最多了。你没见过他，你不知道，他是个真正的天才。我说着，眼睛竟有点儿湿润了，似乎还沉浸在半年前采访马雅的回忆中。你问我有何感想？我很悲痛，真的……

原来你也是个马雅的崇拜者。蓝胡子似笑非笑地说，不过，我可不是来听你这番迟到的悼词的，老聃。我想问的是，你觉得这个事件本身意味着什么？

事件本身？我不明白蓝胡子的意思，反问道，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蓝胡子欠起身口气有几分神秘地说。意味着马雅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随着肉体的死亡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报上怎么讲的……将继续作为一个公共人物，成为人们长久谈论的话题。

废话，马雅本来就不是一般人嘛。我白了蓝胡子一眼。

他不仅不会消失，还将比活着更加不朽。

你说得对极了。蓝胡子瞥了我一眼，用那种高屋建瓴的口气慢吞吞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将发一笔大财……

发一笔大财？我没反应过来。蓝胡子说话总这么没头没脑，一会儿比大老粗还直截了当，一会儿又故作高深得像个哲学家。

据说，几家报纸还将连载那几位女士撰写的她们与马雅的隐情。蓝胡子说，你想想，如果我们在这时候推出一部马雅的传记，销路会怎样……

我恍然大悟。这个蓝胡子，不愧是个书商，主意倒真不赖。我皱了皱眉头说，蓝胡子，你是想让我插手这种无聊的新闻噱头，也跟着往马雅身上泼污水么？

不，恰恰相反，是为了洗去马雅身上的污水，还公众一个真实的马雅。蓝胡子正色道，所以我才找你写这部《马雅传》，其他人别说不能写，即使能写我还不放心哩，万一他不负责任地添油加醋，歪曲了马雅怎么办？再说，这也明摆着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依咱们多年的交情，我也不愿让别人来发这笔财啊……

我觉得蓝胡子的话虽然堂而皇之，但也有几分道理。我不由有些心动了。

怎么样，咱们再合作一次吧，老聃？蓝胡子催促道。

好吧。我终于下了决心，我看了一眼蓝胡子说，不过有一个条件，这次我得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写一部传记。

当然可以，你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我决不干涉。蓝胡子举起一只手，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你写出来，我原封不动地出版。

我伸出自己又瘦又黄的手，在蓝胡子那只保养得很好，无名指箍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的手上重重击了一下。这时，我才觉得一阵奇饿从胃部深处袭来。我于是三口两口吃完了那块在手里拿了好半天的奶油蛋糕。

蓝胡子限期要我两个月交稿。

这是蓝胡子的一贯风格。他组稿跟那些出版社编辑慢吞吞的习气不一样，从来都十万火急，像打仗似的。一旦瞄准某个选题，无论是那种畅销小说还是名人传记或时事政治读物之类，他逮住你非得让你脱层皮不可。不仅时刻督促你的进度，还要干预你具体的写作，如果你一不留神管不住自己的手，让它挣脱了蓝胡子预先设计的轨道，他总会毫不留情地逼迫你推倒重来。你得承认，蓝胡子对图书市场行情或者说对读者喜欢看什么或不喜欢看什么可谓了如指掌，只要按他的那一套写出来，几乎没有不畅销的。因此，对他的过于专断你也只得忍气吞声。有什么办法呢，说到底，在他蓝胡子眼中，你可不是什么狗屁作家，充其量是他雇的一个打工仔；或者更准确点说，只是他手里的一支笔罢了。尽管如此，你的确没法离开他。否则，你即使花更大功夫写一本正儿八经的书，也不一定能找到出版的机会，或者即便出了，稿费也不会有蓝胡子给的高。所以，对我这样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蓝胡子仍然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所幸的是，这次我争得了一个按自己意愿写作的自主权，这在平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蓝胡子对出版这本书的迫不及待的程度了。我后悔没在稿费标准上还杀一杀蓝胡子。不过，蓝胡子已经许诺，只要书的销路好，

至少按以前标准的两倍付酬。对手头一直很拮据的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剩下的就是我如何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交出书稿了。

两个月，六十天的时间，写一本书，委实不算很短了。以前蓝胡子催得紧时，我曾经一个月乃至半个月拿出过一部书稿，但那都是些胡编乱造、东凑西拼的玩艺，有的甚至还是蓝胡子弄来的资料，只消改头换面，在电脑上重新组合一下就完了。这本书可不一样，是一本传记，而且是我所仰慕的指挥家马雅的传记。根据经验，我知道，摆在我面前的难题不是怎么写，而是怎么采访的问题……

我决定把马雅的妻子华艺蔓当作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在传主马雅已经去世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半年以前，我应《家庭》杂志的“名人婚恋”专栏之约，曾到马雅和华艺蔓的住所——“马雅别墅”，对他们夫妇二人有过一次简短的采访，对这位气质沉静、远比她的丈夫内向的女画家应该说多少有所了解。但因马雅去世不久，最近又由报界引发了这么一场风波，我对华艺蔓在这种微妙的时候是否会接受我的采访毫无把握。据说，自马雅去世后，华艺蔓一直杜门谢客，不接受任何性质的采访。现在，只能碰运气了。我想。

在采访华艺蔓之前，我又翻出目前我所有的关于马雅和华艺蔓的全部资料，包括蓝胡子给我的那几份报纸和我为《家庭》杂志采写的文章，重新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尤其是那篇关于马雅和华艺蔓婚恋生活的文章，使我再一次强烈感受到这是一对令世人羡慕的幸福伴侣，目前报纸上

披露的事端显然是对他们的恣意攻讦，或者至少是一种无礼行为。我觉得，仅就维护他们的美满婚姻不遭亵渎和澄清世人的误解考虑，华艺蔓就应该接受我的采访。

这么想着，我似乎增添了不少信心。我立即找出电话本，给华艺蔓拨了个电话，但拨了好几次都没人接。起初我还以为电话号码错了，仔细核对了一遍，没错。后来一琢磨，也许是华艺蔓为了拒绝采访，索性连电话都不接了。这段时间，往她家打电话的人天知道会有多少……

我决定直接去登门造访华艺蔓。

第二天上午，我算是起了个早，不到十点钟便漱洗完毕，走出门，在马路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马雅别墅”而去。

“马雅别墅”坐落在佘城东郊的一个高级住宅区，是两年前市政府作为“杰出艺术家”奖品赠送给该荣誉称号的获得者马雅的。遗憾的是，马雅住进去不到两年便撒手人寰了。此刻，我站在这幢掩映在一片绿荫中的西班牙式别墅的门前，回忆起半年前马雅夫妇双双接受我采访的情景，不禁又一阵扼腕叹息。

我摁响了门铃。

门铃响了好一阵才有人回应。是谁？语调沉静、淡漠，有几分戒备，仿佛是从一条悠长的甬道里发出来的，一听就知道是马雅妻子华艺蔓。

华艺蔓女士，您好！我把嘴贴着装在院门外的传话器说，是我，我是作家老聃。

作家……老聃？华艺蔓似乎记不起来了。

就是上次为《家庭》杂志采访过您和马雅先生的老聃

啊……我赶紧补充了一句。

您有什么事吗？华艺蔓的声音仍然很冷淡。

噢，是这样的，我说，我把刊登文章的那期杂志给您送来了。

那……好，您请进来吧。华艺蔓停顿了一下，终于说。

我为防万一被拒之门外时好当个借口，的确把那本杂志带来了。其实杂志几个月前就出来了，可我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一直没给马雅送来，想不到现在派上了用场。

院子的铁栅门开了。我走过院子中间一条用五色卵石镶嵌而成的卵石小道，小道两边都种着花草，我记得半年前院子里的花草远比现在茂盛。这显然不仅仅是季节更替的缘故，我分明看见，摆在墙根下一盆正值开花时节的秋菊也同样枝黄叶枯，一副憔悴的模样。

穿过卵石小道，我便看见了站在敞开的门口的华艺蔓女士。

华艺蔓的确憔悴多了。半年前，当华艺蔓穿着一件白色碎条纹便裙，趿着一双红色泡沫拖鞋从楼上的卧室走进客厅时，我猜测她的年龄最多三十多岁，但如果现在让我猜测，至少要往上提高一个整数。这位女画家似乎刚从画室里出来，穿着件宽大的蓝色风衣，头发和风衣上都沾满了星星点点的颜料。眼睑周围的黑晕表明她的睡眠严重不足，而她看人时那种游移不定又有些呆滞的目光，则将她极度衰弱的内心暴露无遗了。这个不幸的女人，她还完全没有从她丈夫猝然去世的打击中摆脱出来……

我将那本杂志递给华艺蔓。华艺蔓把杂志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翻了两下，就扔在了沙发上。我一时不知道该说



些什么。对马雅先生的不幸，我……我好不容易从脑子里搜索出一句话来，可刚说到一半，想到这样的话华艺蔓也许不知听过多少遍了，自己再重复一遍不仅显得毫无意义，说不定还会使人厌倦。我及时收住了口，像一个念错了台词的演员惴惴不安地瞧着导演那样看着华艺蔓。

您喝点儿什么吗？

咖啡吧，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写作时从来离不开咖啡。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也许有点造次了，便赶忙补充道，随便什么吧，茶也可以。

华艺蔓给我沏了一杯茶。

马雅曾经对我……提起过这篇文章的事。华艺蔓说。

是吗？我听了，眼睛一亮。他说什么？

他说，华艺蔓瞥了我一眼。他后悔，那次不该接受您的采访……

我眼里又暗淡下来。我不解地问，为什么？

不知道。华艺蔓回答。

那么您呢？我有点不甘心地问。我知道这是目前唯一能够通向我的目标的话题，所以我决不能轻易放下；而且，华艺蔓对此事的态度将直接关系到她能否同意接受我这次采访。我是说，您本人对这事的态度。我说。

您有点像在采访了。华艺蔓警惕地说，您到底是作家还是记者？

我愣了一下，没料到华艺蔓这样敏感。都是那帮该死的记者，我暗自咕嘟着。

我是作家。我支吾着，像要掏出什么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似地说。这使我产生一种仿佛在从事间谍活动的感